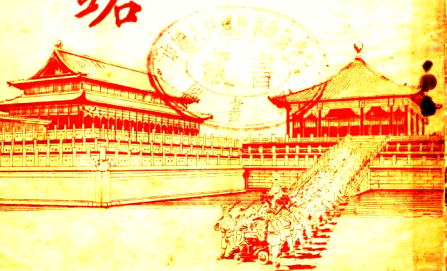


100

宣統末路



宣統末路





提要

於此兵戈擾攘之中。馮將軍威臨宮禁。肅清二百六十餘年之帝孽。揭破一十餘代專制魔王之面具。不得不謂一大快事。從此宣統皇帝一變而爲溥儀先生矣。

本書稱「宣統末路」者。非爲宣統皇帝之頭銜惜。深爲溥儀先生之前途慶也。宣統之皇號從此泯滅。而溥儀之事業正方興未艾。進言之。不將宣統皇帝之假面具揭去。無以見溥儀先生之真精神。亦惟溥儀先生之有真精神真學問。方能棄宣統皇帝之面具如弊屣。而樂爲中華國民也。

從此帝毒已清。人心待正。溥儀先生正可從事學問。一展其胸中之偉略。他日有成。當引馮將軍爲真知己也。溥儀勉乎哉。

序

民國肇興。十有三載。亦卽清室覆亡湮沒之紀年也。論世事者固以此言爲談助。其實清室何嘗覆亡。清室何嘗湮沒。不見歲時朝拜如故也。頒布封誥如故也。對民國以敵體。歧制度於駢枝。職是之由。有小朝廷之徽號。其所以肇成厥因。實緣民國歷來秉國政與握重符者。胥爲清室遺老。兩代盡臣。皇儲帝諦之言。婢膝奴顏之性。目濡耳染。蒂固根深。以謂犯之不忠。逆之不祥。醞釀日久。擅惕旣深。是以有民六復辟之變。幸天厭覺羅。旋起旋撲。革鼎不移。河山仍在。是則民國國脈之未應斬而亦清室氣運之當絕也。不謂後之秉政者。又恕而宥之。使其一線之祚。綿延不絕。彼時民國國民咸以溥儀年未長成。雖曰復辟。實同傀儡。故亦嘿而無聲。逾格相諒。是民國之容與溥儀。

可謂仁至而義盡矣。迺者東北戰起。一般清室之親貴遺老。又欲死灰思燃。大波重起。利用冲主。攪騷亂源。幸馮玉祥洞澈其隱。豫鑑其伏。趁其反戈倒直之便。運用快劍斬絲之智。以民國國民軍之號令。逼溥儀移宮。塞其禍亂之源。杜其利用之根。將軍此舉。足浮大白。第二百年來專制淫威之覺羅氏。至此而絕。一世雄者。而今安在哉。當鹿鍾麟奉令入宮。溥儀卽毅然駕車出宮。妻還母家。已歸醇邸。帝皇末路。可憐亦復可哂。而今某君乃以其人其事。著爲宣統末路一書。以貽世人。逆料其秉筆之初願。其一使讀者知有清一代末葉之尾聲。他年得以作史之助。其二使野心家之抱帝國主義。得以憬然而悟。惕然而醒。幡然以改其志也。此書之爲功爲罪。評有人在。吾毋得而譽。亦毋須而譽。惟讀者若以宣統末路。以引起王孫之可哀。與夫殷頑之梗化。是吾又不得不書數語以質焉。要知二十四史中。帝皇下台。如覺羅氏者。

曾有幾見。卽以其滿清開國之初而言。大凡明室遺裔。有聞必伐。有聞必戮。戮而且盡。不留子遺。其不可慘而可哀乎。若朱三太子。五易其姓名。其終仍不免殞身滅族。以視今日之宣統末路。其優容與酷待。相較爲何如哉。故苦哀王孫。與作殷頑者。則請讀清初痛史及朱三太子考等書也可。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胡愍珠書於商報編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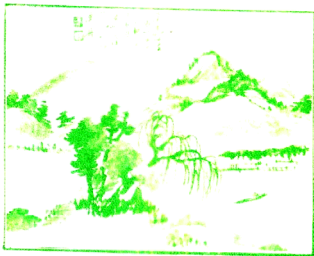
宣統最近照相



宣統皇后郭佳照相



天竺之風物



松江之風物

有容德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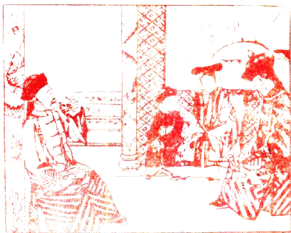
宣統之墨跡

無欺心自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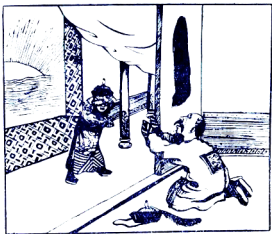
溥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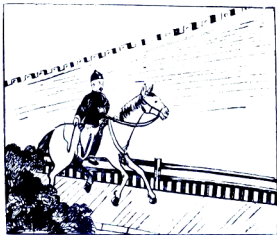
宮中勤學



世宗皇帝與文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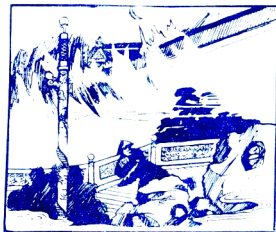
張勳抱頭大哭



鄭孝胥背紫禁城騎馬



宣統花前定情



火板多寶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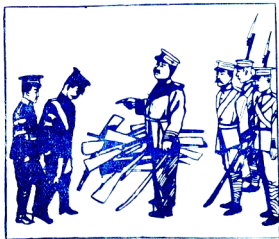
宣統登場出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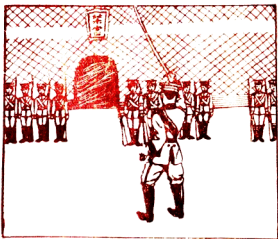
宣統愛犬成圖



客刺中宮夜黑



械繳軍衛禁



馮軍包圍禁宮



宣統飲泣出宮

宣統末路目次

民國要人與宣統之關係

袁世凱藐視孤兒

陳寶琛力爭予諡

范壽臣御醫被劾

莊克敦勸帝出洋

胡適之勸見陛下

伍廷芳奏請吃素

徐世昌孫女退親

清道人殿前吃蟹

秦樹聲相面得獎

張少軒効忠故主

勞乃宣堂下拜靴

康有爲扶乩復辟

鄭孝胥晚年殊遇

梁鼎芬授書痛哭

宣統末路

目次

樊樊山賀詩笑柄

宮禁珍聞

愛犬成癖

魏閣盜寶

袍笏登場

黑夜刺客

御製拖牀

白玉西瓜

宮女自刎

宮中美饌

風流貴人

八旗皇會

犬比武臣

龍睛金魚

膳房血案

宣統末路 目次

拍賣珍寶
井畔貞魂
清宮樂舞
親王懼內
寢牆劍跡
盜寶遺聞
縱火焚宮
龍涎奇香
慈禧顯靈
犬哭述異
靈柩作怪
接神餃子
五彩氍衣
京劇禁忌
慈禧遺著
高麗奇貓
宮中關防

三海溜冰
劇諫遺聞
火柴忌諱
食肉異聞
是時候了
補裨宰相
皇帝吃醋
猜繼鹽話
喝采得官
荷葉香丸
餅中毒藥
西崽太傅
奇巧枕頭
內府戲台
紅衣大礮
特別茶賞
宮訓名畫

葡萄作怪

宮中燧道

孝莊遺篋

瀛台之變

梓宮雷鳴

宣統結婚豔聞

結婚前之東海選婿

結婚前之瑾瑜賁帝

結婚前之太傅獻議

結婚前之花下談心

結婚時之名流道賀

結婚時之皇室會議

結婚時之氣煞太監

結婚時之籌備大典

結婚後之鄉村密月

結婚後之議興宮學

結婚後之醋海興波

宣統末路 目次

結婚後之母子釋怨

結婚時之遺老怪狀

結婚時之宮禁趣聞

宣統出宮實錄

馮軍包圍皇府

宣統將信將疑

禁衛軍之繳械

皇妃如聞霹靂

宣統揮淚出宮

太監抱頭痛哭

宮娥檢點珍品

愛犬哀號不已

兩妃哀啼絕粒

派兵保護醇邸

政府抄查國寶

使團惹起疑團

段獨往來電訊

唐紹儀之牢騷

再請兩妃出宮

皇族紛紛避難

查封清室宮殿

瑾妃出殯葬費

再查清室寶藏

清室善後條例

女生檢査皇妃

出殯時之儀仗

宣統避入使館

執政派員視察

醇王妃慘死真相

醇王妃之家世

醇親王之聯姻

溥儀入宮承統

東安市場豔跡

宮庭中之物裕

風流貴人自戕

小皇帝之哭奠

大總統之送喪

瑜璿兩太妃之深宮自述

溥儀遷讓之原因

瑾妃宣統之情感

離宮以後之皇帝

慈禧珍寶之保存

搗亂宮闈之太監

拳匪亂國之隱痛

清大阿哥之軼史

同治之一段黷聞



民國
要人
與宣統之關係

袁世凱藐視孤兒

滿清自順治入關至宣統退位享國二百五十六年。以歷史的眼光觀之。民國成立。則清祚固已告終。而實際上皇室尊號依然存在。且年享四百萬之衆養費。一角小朝庭。未嘗不優游自得。雖然天下事未有種惡因而得善果者。我人試回想清人入關時殺戮之慘。淫劫之暴。則知皇家殘喘。終亦未必能久。果也曾幾何時而袁世凱以逼宮聞矣。當袁氏之陰謀稱帝也。隆裕皇太后業已賓天。宮中祇有瑾瑜二太妃。廢帝溥儀。攝政王載醇。以及先朝嬪妃宗室王子貝勒等。其後執掌大權者。如總管內務大臣世續。看守皇陵太

保梁鼎芬。太傅陸潤庠。親王奕劻。皆得參與政事。一日瑾太妃閒坐宮中。與親王奕劻攝政王載醇談及德宗載恬之舊事。當時溥儀亦在座。瑾太妃言及慈禧太后訓政。德宗皇帝幽禁瀛台。不禁傷心淚下。曰：宮殿依然。君王何在。若使先皇生於今日。豈能將一國大權甘讓此賊耶。載醇聞語。方欲起答。奕劻亟曰：此乃大勢所趨。即使德宗尚在。亦不免於推位讓國者。臣念當此內訌外侮。千瘡百孔之國家。實非易治。我輩與其釜魚幕燕。坐困萬幾。奚若順此潮流。蕭然退引。坐享四百萬元之優待費。靜守數年。再圖他計。瑾太妃曰：余亦豈不知此計耶。夫我朝列祖列宗。得此二百五十年之意外山河。如此下場。總算太平已極。况今上正冲齡。能使彼研究學問。一俟大局平定之後。再行強彼等還我河山。彼時。我有康有爲梁鼎芬。勞乃宣宋育仁之輩。武有張勳升允。鐵良錫良雷震春之流。助我興起王師。焉有不垂手而得之。

理乎。惟我心所不能忍者。以尊榮之帝位。讓與忘恩負議之袁賊。世凱。倘袁賊未受本朝榮祿。當屬可說。乃彼賊已受我榮祿。反置我等於絕地。我心豈能甘乎。更可痛者。卽袁賊已蓄志稱帝。如袁賊履行其素志。決非我等之福。載醇因對曰。我先知袁賊爲反復小人之輩。昔日若依我主意。當袁賊卽位時。暗遣凶手。乘其不備。刺而之死。旣爲德宗皇帝報仇。又不致釀成今日之禍。言未竟。轉向奕劻曰。汝當時頗以愛惜弟子門生爲懷。今先生之賢高足。果能報昔日之恩乎。奕劻無言可答。時溥儀在座聞載醇之言。不耐曰。汝輩專談往事。殊可厭。今事已如此。而不思挽救之方。專事悲嘆。亦何爲者。瑾太妃知幼主心煩。方欲有言。忽見太傅陸潤庠形色倉黃。含淚而進。卽跪於溥儀膝前。并不發言。瑾太妃奕劻載醇等三人。知有變故。頓時發怔。惟溥儀微笑指陸曰。汝又發瘋矣。陸再拜而奏曰。大事愈形離奇。念我朝聖祖烈宗手

創二百餘年太平天下。被袁賊任意蹂躪。荆棘銅駝。宮庭荒草。恐一局殘棋。不久同歸冀土矣。瑾太妃頓起驚惶。卽問陸曰。保全皇室。乃今大總統所特許之權。豈彼竟欲食此言乎。陸泣曰。臣不忍奏聞。載醇曰。事既如此。尙何忍不忍之云。望太傅速將此事切實奏聞。奕劻此時。已面如土色。曰。豈革命黨再欲北伐乎。溥儀曰。汝輩多事。今之北伐與否。尙與我有何關係。陸師傅乎。汝豈非討厭人乎。汝來此之時。正當太妃講演孫猴子大鬧天宮。被汝中斷。今既來此。可速陳之。陸潤庠乃重行奏曰。臣之所悲者。非爲革命黨也。乃袁賊居然忘却本朝恩典。非特不爲皇上之助。反欲自己稱帝耳。言至稱帝二字。不禁淚下如雨。瑾太妃冷笑曰。此非慈禧太皇太后信用老臣之故乎。我已先決其如此。何怪之有。溥儀又笑曰。彼稱帝我亦稱帝。風馬牛不相及。不足道也。以我之意。不如竟以此帝位讓渠得之爲當。蓋渠爲我先朝信親老

臣。決不致侵害及我家人。如第三者得此位。我輩更無甯日矣。瑾太妃嘆曰。渠既謀篡及江山。尙能顧先朝君臣之義乎。溥儀憤然曰。彼如真欲實行逼宮。我有康有爲張勳二人。能袖手旁觀乎。奕劻曰。康聖人能真心保皇乎。恐亦假保皇之名。濟其康教之實。與袁世凱之野心。初無稍異。卽張勳雖驍勇。其野心恐較康袁爲烈。豈肯爲我輩之死奴乎。載醇曰。姑緩談論。待陸潤庠說完再議。亦爲未晚。因又問曰。太傅聞袁世凱自圖帝業。可無動於皇室否。陸曰。傳聞袁派孫寶琦與袁乃寬二人與世太保交涉。非一日矣。想必皇室有所涉。瑾太妃曰。二月之前。袁世凱命孫寶琦來此。以五族共和滿漢一家之名。請爲皇上執柯。將袁之女公子配與今上。奕劻問曰。太妃答應否。曰。曾與瑜太妃作一度之商量。念袁身任大總統。兆民之望。尊榮不亞於天子。卽成眷屬。未爲不可。况我輩威嚴已失。處於勢孤力弱之地。今上又在冲齡。藉

此可以得一臂之力。爲將來救國之根基。載醇曰：此顯係袁賊之美人計。將來必爲清室患。我意以辭婚爲當。奕劻曰：袁世凱之勢力滿布全國。焉可以我弱小無能之清室與之抗。已來之則安之。瑾太妃曰：不惟此婚姻問題。卽主子他日求學歐美。非有強大之勢力與金錢。烏能如願。言未竟。溥儀曰：袁世凱以女兒事余。意在永遠加以監督。使余永無出人頭地之日。余當時既洞燭以奸。故卽已拒絕。奕劻載醇陸潤庠數人聞言。皆同聲贊美。設溥儀雖爲亡國之君。而有先知之明。將來必爲祖宗張目也。言次。世續自外入。不及向溥儀行君臣大禮。卽猝呼曰：陛下陛下。我祖宗二百餘年社稷至此已矣。呼已重。又倒身號哭。瑾太妃載醇奕劻陸潤庠等諸人驟聞此語。以爲將有亡家滅族之禍。人人手足無措。應聲大哭。幸其中奕劻較爲老成持重。見一堂號哭。殊不成體統。不得已。乃飲淚吞聲曰：止止。天下事不能以一哭了之。

因詢世續曰。汝傷心何爲。國運如此。家運如此。天降之災。非人力所能抵拒。惟以逆來順守一途。聊以自贖。幸今上英明。將來定有報仇雪憤之日。袁世凱之野心。陸太傅業已奏聞。豈渠欲迫我輩出京乎。世續和淚奏曰。聞袁賊之意。必須逼我主回長白山。山後方可了事。突動聞此言。面色如土。而瑾太妃究屬女流。益以生性忠厚。不若慈禧太皇太后之英敏。故此時更形悲痛。只有含淚不發一言。溥儀以一十齡童子。焉知世務。見全堂號哭。亦不知所可。陸潤庠雖屬兩代忠臣。但已年高。驟聞大變。知覺全失。垂頭喪氣。無言可答。他若宮中嬪妃。殿前王子貝勒。本係逐浪浮萍。隨風柳絮。無一定成見。彼等唯一之目的。以保全飯碗爲職志。除此之外。無一關心。此時世續在殿下哀號良久。適瑜太妃亦自宮中出。見狀亟詢其故。瑾太妃卽將陸潤庠世續進宮情形詳細直陳。瑜太妃亦皇然曰。今將奈何。載醇曰。袁賊之意。欲置我

輩於死地。此事當非無夙因。今宜請世師傅先行詳述其事。世續乘機曰。前
 晚十一時許。袁賊傳臣進府時。詢皇上二太妃之聖船。并殷殷念及皇上。曰
 彼既與皇上爲親戚。是以後滿漢合爲一家。無種族之分。彼與皇上之姻誼
 當更密切。後并提起皇室經費一層……語未已。瑾瑜兩太妃大驚。亟詢皇
 室經費如何……世續曰。袁賊對皇室經費之事。謂當時因國家經濟困難。
 定額頗小。日後若有不敷等情。可向彼通融。載醇曰。彼不取銷公費。已是萬
 幸。豈有尙肯爲意外之增加乎。世續曰。臣於此點。亦資疑竇。憶自共和以來。
 彼對我皇上。并無優待情形。此次巧言令色。定必居心巨測。然是時尙未咀
 其意。及次晨。臣未及進宮。孫寶琦已奉命來臣寓。曰。總統願以百萬金爲二
 太妃壽。可否將御璽獻出。他日彼改正朔之後。須求主子自廢帝號。瑾瑜二
 太妃聽至此。怒曰。狼心狗子。我朝并未虧負他。竟敢以金錢爲挾制耶。彼意

我等身爲婦女。定心愛財。豈知百萬元之數。尙不在我等眼目之中。彼能忘却祖宗。不顧子孫。橫行霸道。及逼我等賣祖宗傳家之國寶。天下寧有是理乎。汝其時何不卽爲拒絕。世續曰。臣亦知事於聖怒。不敢奏聞。當將已嚴辭拒絕。不料未逾二日。袁乃寬又奉命來臣寓曰。彼等主子恩賜太妃宮費。乃開國之特典。太妃不可不受。御乃璽傳國之器。太妃不可不獻。今後我皇上入贅東宮。帝號不可不廢。國體變更。帝制恢復。喉殿不可不讓。四件要求。囑臣奏上。如能早日解決。當追念先皇厚恩。准保全皇室。否則……語未竟。殿上洵濤兩貝勒。不顧天子在上。卽大罵曰。賊人竟敢盜國篡位。今主子尙未結婚。彼在旣以曹操李良作前車之鑑。實行逼宮之計。我悲其亦太不量力。非特革命黨不讓獨步。卽我曹至內蒙古。率四十八家鐵帽子王。整隊入關。與之一戰。我恐彼亦未必定操勝算也。奕劻曰。小子又胡說矣。夫蒙古遠在

關外非一二月所能抵此。主子身陷重圍。即使興勤王之師。遠水難救近火。設若畫蛇添足。瞬息間玉石俱焚。此亦意中事也。溥儀急曰。區區小圖章。有何用處。不若送之爲賀。或能收其好感。載醇曰。否否。斷乎不可。溥儀曰。如不從其意。恐我輩之命。卽在旦夕。宜用何法以制之。瑜太妃曰。此時無法可想。惟待其更令人來此接洽時。我等重開皇室大會以研究之耳。奕劻曰。事已如是。惟在遲早之間。卽開千萬次大會。亦不足以搪塞矣。則不願羣臣大哭出宮。奕劻平日由宮中回邸。輒與其福晉格格貝子貝勒等笑言甚樂。是日則態度大變。不特毫無悅色。反多加申斥。子媳等欲問之。又不敢。祇得任其獨臥室中。傍晚時。某福晉入室叩安。則見其雙目仰空。氣息僅屬。枕旁咯血盈盞。駭問之。始垂淚答曰。汝等但知飽暖嬉樂。安譜亡國之苦。我命亦不願再生矣。自是臥病二月。至於彌留。遺言謂家人曰。我死之後。汝等當將貴族

招牌好好收起。須知袁賊帝制一成。我等在此京城內已無立足之地矣。又指一小鐵櫃曰。我半生心血。悉在於此。汝等速行分取。逃往外國。切記今後之中國。我輩雖欲得殘羹賸飯以自活。亦不可得矣。言畢而逝。奕劻既死。消息傳入宮中。一宮皆哭。溥儀命賞陀羅經貝一付。喪葬費二百元。草草了事。然奕劻雖死。而索鹽逼宮之事。仍未能決。袁乃寬連日仍與世續交涉。世續專事搪塞。無統系之答復。袁乃寬亦無可如何。然世凱性已焦急。竟欲代女婿搬家。故每三日一傳袁乃寬。詢問結果。乃寬具實以告。世凱怒曰。彼用緩兵之計。汝豈不能以我之勢力挾制之乎。乃寬曰。臣想宣統皇帝乃主子之嬌客。焉敢驚動。世凱曰。毋論嬌客。即太上皇亦不可讓步。英雄作事。非用辣手段。焉能掌天下之大權。且太廟亦須早日遷讓。俾可奉譜入廟。若彼等有抗論。即命江朝宗圍宮。乃寬唯唯稱是。辭出又赴世續寓所。此時世續正清

理清室用費。忽聞袁來。頓覺失色。無奈延入。相見入座。此時乃寬氣憤交集。即大聲曰。讓宮之事。究於何日舉行。世續曰。一俟與太妃商量妥當。當再奉告。乃寬冷笑曰。伯軒師傅。汝執政多時。豈尙未明此中艱難。世續曰。弟確知兄之困難。然二太妃每興故國之思。皇上現在冲齡。未能握權。弟每進殿。奏聞此事。二太妃不待奏畢。即痛哭流涕。反惹荆棘銅駝之感。乃寬曰。彼等事與吾何涉。世續曰。於事實上確係如此。良心究有所不忍。試思足下受袁世凱之重恩。能否逼渠讓位。此同一地位。無分彼吾也。乃寬曰。千鈞一髮之際。爲人臣者。亦須直諫君王。如足下之意。是已無商酌之餘地。世續笑曰。亦未必如此。凡事須三思而後行。方免後悔。今皇上既與大總統成爲翁婿。萬事終可商量。惟在遲早之間耳。乃寬曰。延擱已久。萬不能再遲。今限汝於三日內答復。汝知我主之握兵數十載。性情暴烈。萬一遣江朝宗來此。作武裝調

停。公等休矣。世續欲與抗辯。究以弱不敵強。不敢以嘴上功夫而誤主子大事。乃強笑曰。袁大人亦尙回頭一思。當時頭品頂戴雙眼花翎之情景乎。袁乃寬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識時務者爲俊傑。弟祇知奉君命與足下交涉。提往事何爲。世續笑曰。足下何必多心。弟自知腦筋太舊。遇事須親臨其景。方能永存腦海。想足下之心與弟相同。故敢冒昧爲問。弟以爲人智之純者。咸主守舊。較敏者能吸新智識。生新思想。而必將舊腦筋銷磨殆盡。如今大總統之腦力。想係太敏之故。否則渠三世受祿於本朝。豈能爲新思想掃盡。而欺孤兒寡婦乎。此時袁乃寬無言可答。世續又曰。袁大人。汝他日亦爲皇族之一。此等風味。當能一嘗。質言之。我輩同爲他人辦事。如獲皇上之心。亦惟另咳唾之餘芬。如不合意。鼎鑊相加。事敗之後。同受閑氣。豈非自踏陷阱乎。袁乃寬被世續冷語相嘲。未免羞恥難堪。因祇曰。伯軒師傅之箴言。小弟

未嘗不明。惟是我輩爲飯碗之計。不得不招木頭人唱大戲。以鳴一世。想彼此同情。今若非我主操之過激。則小弟亦受清廷雨露之恩。撫衷自問。焉忍提及讓宮獻璽之事耶。君命不可違。况在生死頭關。今主子命弟來此修理宮室。能求二太妃遷讓宮殿。卽小弟總算可以交代。他若太廟御璽帝號等事。與我無干。我亦決不多事。世續笑曰。袁大人之官職得之既如此艱難。則准三天回報大人。決不有誤。乃寬曰。總求太傅格外成全。弟豈敢忘情。言畢而出。世續亦進宮奏聞。至宮門。已見養心殿列坐宗室。瑾瑜二太妃擁溥儀坐於龍椅。載醇與溥洵二貝勒侍立御案左旁。世續拾級上殿。甫向溥儀行君臣大禮。溥儀卽曰。甚師傅。汝知我朝又乏一人乎。世續驚疑欲問。載醇已從旁曰。陸潤庠一生忠直。任怨任勞。今因國事疾心。卒以身殉。以其苦心。理應特須嘉獎。溥儀曰。專旨與奕劻一例頒卹。方不負其忠心。載醇稱謝。時世

續卽將袁世凱威逼讓宮之事奏明。溥儀急曰。此事太妃早已答復。毋容多擾。我等決計不允。渠亦無可奈何。世續再拜奏曰。陛下宗祀攸重。一髮千鈞。爲祖宗保身事大。臣以爲遷讓宮殿乃權宜之法。來日非邇。再非恢復帝業。亦未爲晚也。瑜太妃曰。然御璽豈可落於他人之手乎。世續曰。此事或可緩商。際此萬急之秋。惟有敷衍得一件是一件。瑾太妃嘆曰。事已如此。徒悲何益。我輩祖宗奪人產業。得此結果。亦爲意料之事。惟宮殿雖可遷讓。太廟一層。因有祖宗神位。未便輕移。如之奈何。載醇曰。我等生者尙難保安。能顧及死者。亡國之後。天子蒙塵。聖祖烈宗神位棄於糞土。名器旣失。焉問禮儀。今彼等如此虐待。他日必有同樣之酬報。我等旣爲天子。亦當一嘗民間風味。方知甘苦。但不知皇上聖意如何。溥儀曰。汝曹旣願退讓。余有何不肯。是日卽將清室讓宮之議案。草草通過。明日世續以告。乃寬。乃寬稟知世凱。世凱

大喜。方欲限期遷讓。并另設他法以奪取玉璽太廟而已之大命告終。揭天揭地之帝業。立時瓦解。世凱地下有知。當亦自嘆其不如曹瞞也。

陳寶琛之力爭予諡

清室自遜位以後。仍舉行予諡之榮典。袁世凱時。有人歎專制餘毒。玷污國徽。特上書白宮。請飭內務部。向清庭交涉取締。以息物議。如欲舉行。祇可及於近支王公。所以杜微防漸也。項城然之。而元和陸潤庠。方爲清室太傅。頭腦太舊之人。每以身後虛榮。視爲無上之寶貴。恐一旦取銷。不能身被殊榮。乃起而反對。且反對者。不特陸潤庠一人。凡於清室有特殊之功勳。以遺臣自命者。莫不戀戀於諡法。故項城於亦聽之。嗣後小朝廷裏。除身後予諡之外。更以紫禁城騎馬坐轎等優異。加之亡清遺老者。且加之於民國官吏之身。諡施恩賞。愈行愈甚。更有在清服官祇二品者。死後靡不請諡。一方面則

沽名沽譽。一方面則視作人情之應酬。尤可異者。如前清都察院都御史張英麟。竟請活諡。爲千古所未聞。亦足覘官僚心理之一斑矣。東海當國。張謇上書痛論清室諡予之不當。東海乃召世續。入總統府。示以張電。請面商。兩太妃及幼帝。速行廢棄。宣統以事關重大。特開御前會議。凡近支王公及太師傅。與御前大臣那彥圖。載振。毓朗。溥倫等。皆列席。幾至全體反對。停止予諡。太傅陳寶琛。鑒於上次陸潤庠之力爭。卒得文端之諡而去。卽梁鼎芬亦奪得文瑞兩字也。以己之地位。身後料必被此殊榮。若卽停止。則陸梁何幸。而我獨否耶。况陳之祖先。仕清至尙書。當時因事未獲易名之典。今身爲太傅。方思追贈。一旦廢之。非特對不起自己。更對不起祖先也。乃於會議時。力爭不已。宣統意謂。將從諸大臣之請。贈予諡而不廢古制。世續以難覆東海爲言。帝大怒。責世續之不善辭令。世續退而乞病。兩太妃素知此忠心耿耿。

之老總管。加以倚重。又思逢迎東海意旨。以鞏固皇室地位也。亦主廢止。且使宮監宣慰世續曰。皇帝年幼。師傅宜善體兩宮之意。予諡一節。不必遽請諭旨。太師傅勿藥後。准便宜行事可也。於是陳寶琛大失所望。此違反優待條件之予諡權。從此不復存在矣。

范壽臣之御醫被點

清代御用醫生。設有太醫院。共和以後。僅縮小範圍。舊制未改。清宮所居。帝后妃嬪之重要人物。祇十餘人耳。然太妃有太妃之御醫。皇帝有皇帝之御醫。每日必入宮脈請。宣統所寵信者為張雨梅。瑾妃所寵信者為趙子勤。趙供職太醫院已久。歧黃之學。實平平。宣統惡而撤之。瑾妃不悅。幾與宣統起大衝突。宣統時利用其出宮之語。以要挾。瑾妃面斥之。召載灃來。灃入宮。長跪太妃前。以宣統與瑾妃屢有齟齬。心竊滋驚懼。又以奔喘之故。竟氣閉於

永和宮。宣統見生父情狀。心意略回。使內監舁載。澧起。載澧醒。力爭不能。無辜易故臣趙子勤。宣統以威信之故。曰。趙決辭。太妃曰。趙辭。張亦不能用。御醫一職。可從此並撤。載范和解之曰。撤不可。另用一人可已。卒免趙張。而用范壽臣爲永和宮重華宮長春宮協理太醫。特危亦宣統之信任者。因曾治愈宣統之瘡疾。深信其醫理之精。范既被擢。大有帝簡在心之榮。瑾妃惡之。一日。瑾妃萬壽。清例在宮各員。均須如制朝賀。是日。范竟以請病假規避。瑾妃更不悅。立命降諭撤之。逐出宮外。宣統聞之大怒。曰。誰撤予之太醫者。余且立撤渠。因是雙方以一御醫之故。而開宮室會議。致釀王福晉代帝認罪之無從。遭瑾妃之面斥而殉身也。

莊克敦之勸帝出洋

宣統雖處宮廷。而明慧好學。卽英文亦多諳熟。時爲帝傳者。陳寶琛。伊坦丁。

莊克敦三人。卽辦黨辜鴻銘。亦嘗有師傅之希望。卒被人所之傾擠。未克如願爲憾。莊與宣統。師弟君臣之間。情誼最篤。見帝英彥。而埋沒宮禁之中。時勸帝以出洋遊歷。吸收歐美學粹。從事革新律法爲主旨。宣統亦久蓄此心。况當兩太妃齟齬之餘。亟思出避海嶼。歷涉山水之奇趣。瀏覽宇宙之文章。以盪煩滌愁。無奈陳寶琛及世續等阻之。謂方茲世變。輒有人媒孽左右。利用幼冲。復辟之風未熄。市虎之訛堪虞。况出門一步。遍地荆棘。帝雖聰穎。未經世道之嶮巇。莫辨人心之奸詐。不如螫處之爲優也。莊克敦則力主出洋。謂今世勢所趨。專制政策。萬不適宜於近代。况小朝廷內。遍布暮氣。俗例繁文。徒苦帝心。使活潑潑之人才。而爲木琢泥塑之神像。然祇受人之載與載拜爲榮。皇帝兩字。不啻將所有優美的高尙的靈魂。裝入棺槨。不使有些微真宰之表示。况宣統帝求智方殷。正可遊歷各國。結納英俊。以謀日後之發

展且與各國有一度之周旋。卽留一度之印象。聯一度之交歡。卽增一度之情感。可使各國人士腦筋中懷疑宣統帝之顛預若傀儡者。豁然大悟。移其鄙棄之心。而爲拜崇之心也。帝聞莊言。大覺悟。痛恨帝制淫威之流毒。今日身受桎梏。莫得享自由也。甯爲國民樂。勿爲皇帝尊之思想。亦久萌未露耳。至是乃請計於醇王。告以莊師傅之言。醇王亦大爲贊成。因辛丑和約之結果。載醇亦曾經一度之出洋。其眼界胸襟之擴大。實非皇族中有擬比予者。故聞宣統欲出洋遊學。極端贊成。惟不滿意於廢除名號。宣統旣得醇王同意。又經莊傅之勸導。決計先往倫敦。由英使介紹。奈何事爲瑾瑜所知。疑帝與醇王府。別有作用。阻之極力。宣統經此挫撓。心益惘然。又未幾。因撤換御醫。而起范壽臣之獄。遂釀福晉自殺之禍。西遊一事。爲此中變。且民國方面之神經過敏者。暗行監視。遂使天之驕子。舍怨深宮。金鎖玉籠。不容解脫。皇

帝兩字之悞人。實不淺。其於溥儀更甚也。

胡適之之覲見陛下

中國久享盛名之新文化大文學家胡適之先生。對於政治。對於學識。靡不精進。富有創造心。能推陳出新。受一般青年之崇拜。一日。胡先生忽思一見皇帝之天顏。順遊各宮殿。以瀏覽崇宏之輪奐。且將覓得新式錦囊。大做特做其新體詩也。乃覲見宣統皇帝。當時各報傳聞。有胡適先生見宣統時。身著西裝。而行跪拜禮之謠傳。且嵩呼萬歲而起。與宣統帝長談至數小時之久。話得投機。相見恨晚。宣統尊之謂先生。而胡先生亦以此自榮。事果屬實。皇帝之滋味。何嘗不佳。究竟新文化大家之身望。遠不及舊傀儡之崇隆也。

伍廷芳奏請吃素

數年前鼎鼎大名之伍老博士。今已骨朽久矣。當其生時。嘗以衛生家自負。

食必茹素。自謂可以長生不老。人有信之者。伍愈意得到處宣傳。其吃素主義。當甲午以後。奉使數歷歐美。庚子歸朝。那拉后召對。亦惟勸之勿茹葷而已。宣統間。伍忽自謂能攝鬼照。一時朝野驚傳。爭欲假觀。事聞宮掖。時宣統年幼。大以爲異。必欲一賭鬼影。乃召伍持片入宮觀畢。并賜午宴。看至伍停箸不食。宣統怪而問之。伍乃奏曰。臣爲衛生故。茹素已有年矣。帝問衛生有何益處。伍曰。講衛生。則可以長生不老。而衛生之最要者。莫如茹素。陛下試思。人多肉食。牛馬草食。而人之力。感不及牛馬之強。由此可知茹素之效矣。帝曰。然則虎豹食人。而其力尤強何也。且牛馬終身草食。未聞千百年不死者。伍頹然無以對。久之始曰。陛下聖明。陛下聖明。自是亦不敢常作荒誕不經之談矣。伍居官久。積資甚富。爲招商局大股東。革命曾任南方議和代表。袁政府時代。授勳一位。伍則自製一冠。形頗可笑。出入時戴之。旁人屬目。

亦不顧。蓋其意思與擊翁帽。惠將軍訛並傳於世。而世人終無效之者。伍言語支離。與人辯論。輒不勝。故奏對時。爲宣統所譏。然其所著食素主義一書。實有至理。蓋素食一事。於衛生上。人道。確有絕大之優點。初不必引長生不老之說以驚世駭俗也。

徐世昌孫女退親

當徐世昌任總統時。宣統年尙在離齡。而太妃等將爲之論婚。心目中共視爲有候補皇后之資格者。厥惟二人。甲爲醇王福晉之女姪。乙卽世昌之女孫。甲說醇王福晉主之。乙說則瑜太妃主之。在醇王福晉以爲女姪。於我實至親。自樂見其冊爲皇后。矧帝爲己所生帝之意。宜無或違。在瑜在妃以爲徐菊人方握政治大權。亡國君王。得附絲蘿之好。必可得其庇護。長享富貴。擾攘多日。莫能決。先是瑜太妃於宮中各事頗自專。當其既屬意於徐氏也。

卽遣人暗求世昌同意。世昌自念清祚雖亡。宣統終屬故君。卽以己之女孫字之。於身分上亦不得謂辱。則亦慨然允諾。且以龍鳳花箋。親書其女孫庚帖。入呈瑜太妃得之大喜。以爲此姻事。雖未正式宣佈。而事實上固已定矣。孰知忽有醇王福晉出而反抗。則大怒。然亦未敢強迫也。姑聚諸皇族商之。諸皇族亦未敢軒輊。但謂宜決諸帝。瑜太妃乃召帝詢之。帝曰徐氏女匪我思存。問曷故。曰國家雖亡。而滿漢之界仍未可混淆。此祖制背之不祥。瑜太妃疑其爲生母張目。遽訶帝。帝少年氣盛。不相讓語。漸桀驁。瑜太妃憤。特一時無可洩。則飛騎傳醇王福晉入宮。時帝已去一不之知。福晉至。太妃叱之跪。大詬之。謂汝鞠此寧馨兒。於大庭廣衆間。語侵長上。天下烏有帝王。而可以漸渺尊親者。非若不能生此子。語至激。受在弗能堪。醇王福晉以格於清廷體制。不敢答。惟叩首涕泣而已。良久太妃怒平。始厲聲曰。起。旣退福晉自

念生子爲帝王。而猶不能免於辱。不如速死計。決遂吞鴉片膏自戕。帝哭之慟。且知瑜太妃之詬其母也。遂誓死不娶。徐氏以與之忤。太妃無術。別以人媿言謝世昌。并還其庚帖。世昌以其出爾反爾。事近兒戲。幾欲與太妃爲難。後經諸遺老調停始罷。

清道人殿前吃蟹

清道人卽李瑞清。以書法名於時。亦能詩畫。然不甚工。其人體肥健。啖嘗食蟹至七十餘隻。觀者大駭。清亡後。居滬上。鬻書爲活。時諸遺老之居滬者。每月聚資飲於酒肆。凡數次。每次人納洋幣一圓。名曰一元會。李亦爲會員。然貧窶無餘資。諸遺老公議。豁其資。任其白吃。而李量既兼人。所進獨多。須臾饌盡腹猶未果。比歸復索飯碗五六。盡習以爲常。某年廢帝溥儀誕日。諸遺老相約晉京。入宮叩賀。李亦與焉。禮畢。宮中賜宴。帝笑謂李曰。聞公量大。善

食蟹故人稱李百蟹。有之乎。時李已醉。則亦笑答曰。有之。臣之量。寧獨百蟹。所謂百蟹者。猶有他看佐之耳。若屏他看。雖三百蟹。無懼焉。帝不信。命內侍更以蟹至。時甫初夏。蟹皆瘦。李果食至一百二十餘隻。帝恐其年老傷胃。笑止之。始已然歸。時亦已飽脹不可堪。不能復索飯矣。

秦樹聲相面得獎

秦樹聲亦清室遺臣之一。初爲工部主事。以狷潔官久不遷。壬寅始得記名御史。已而簡授雲南曲靖府知府。戴鴻慈入樞府。擢爲臬司。補廣東提學使。革命後。乃至上海鬻書爲活。未幾又聘修清史。還居京師。秦嘗自謂善相人術。雖所言不甚稔。而同僚多知之者。某日爲宣統帝所聞。召之入。命一試其術。秦注視帝面良久。乃下拜曰。臣相陛下龍顏非亡國之君。實中興之主。臣料民國壽命不出十年。卽自殘滅。其時自有賢臣勇將。出輔陛下。恢復江山。

復致太平一統也。言畢復叩首稱賀不已。帝聞之。雖未辨真僞。然亦甚喜。瑜太妃聞之。亦召見命相。秦復以加以無數恭維語。於是大爲優寵。出宮時。賞賚珠玉書畫絕夥云。

張少軒効忠故主

張勳一武人也。儉荒不知文。而性情絕忠篤。復辟一事。於民國爲叛臣。而以個人人格論之。終爲可諒。蓋較之一般朝秦暮楚者。流勝已多矣。勳江西人。少無賴。嘗居軍中。得保武職。時廣西提督蘇元見見而器之。予以二萬金。令至滬購軍裝。勳既至滬。日從情於花柳。末幾金盡。或勸其逃。勳不肯曰。懼罪而逃非人也。不如歸自首。遂竟還桂。自縛兩臂。見蘇請誅。元春大奇之。僞爲震怒之狀。命繫之入獄。俟將正法。又故令人釋其縛而縱之。且作書薦之於袁世凱。世凱見勇邁大喜。命爲親軍統率。己亥升山東巡標參將。庚子聯軍

入京。勳率兵勤王。屢保至記名提督。後調統北洋巡防軍。是時勳專事結納親貴。揮金如土。那拉后之弟桂秉政。聲勢赫然。勳拜之爲師。於是宮掖間皆通聲氣。未幾授甘肅哈密提督。徐世昌奏調充駐奉淮軍翼長。率所部軍隊鎮昌圖。然勳仍居京中。狎優遊。其部下常四出擾害平民。稍不愜意。卽縛而置之軍中。誣爲鬻匪。民不堪擾。錫良具疏劾之。時孝定后方許其忠。朝廷親貴又多受其饋遺。載醴無奈之何。乃撤銷翼長。令赴甘肅。任然勳仍逗留不行。既又代姜桂題督軍防。江南辛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勳守南京。誓死不降。清廷嘉其忠。授爲兩江總督。然援兵不至。孤城莫守。遂渡江由浦口退駐徐州。袁世凱旣主和議。勳勸入魯境。勳初不從。世凱乃密使人謂之曰。革黨大勢已成。我等願志在清室。然死守必致敗亡。不如暫時罷兵。佯爲共和。以後當徐圖恢復。勳信其言。乃退兵至兗州。然是時勳師屢經苦戰。精銳

已盡。袁乃更與以餉械。勳得之。大募士卒。兵勢復強。第二次革命事起。率之南下。圍南京城。半月破之。縱兵大掠。所至爲墟。政府嘉其功。援爲江蘇都督。然因掠及日本商店。日領怒。電詢其國軍艦泊下關示威。日使亦日促世凱易勳。勳大窘。遂親率其軍至日領署前。舉槍謝罪。日人以爲無恥。外人既多責言。袁乃調馮國璋督蘇。而授勳爲長江巡閱使。令註徐州。勳臨行。盡攜甯垣所儲軍械以去。又疊向袁要求軍餉甚鉅。火車過徐。往往擅自扣留。淮徐官吏之去留。一惟勳命是從。由聲威日盛。然其所部江防軍人。雖壯悍實不嫻戰術。不足以當敵也。洪憲改元。封爲公爵。勳嘗有言曰。袁在則從袁。袁去仍當從清。故其腦後小辮。始終不肯去。且絡以紅絨。受護甚至。其部下亦人。人如是。故人稱其軍曰辦軍。袁死。勳尙以長電。大罵岑春暄。又聯合其黨。遂唐紹儀。不得任外交。已而府院爭起。乃發起開軍事會議於徐州。凡北派督

軍都派代表或自蒞會。蓋實陰圖復辟也。然相約非事急勿輕動。既而黎元洪免段祺瑞。職皖浙獨立舉。勳率師北伐。勳遂簡輕銳五千人。星夜北上。過天津。走謁徐世昌。於寓世昌告以時機未至。萬勿輕動。以自取覆敗。且愛清者或反微累之也。以首領之。然心已躍躍欲動。抵京後。元洪畏其勢。下令解散團會。方議調停。一夕勳飲於同鄉會館。酒酣時。適康有爲至。談及復清事。康大加慫恿。以爲時不可失。而其幕僚萬繩軾言之尤力。勳意遂決。時已夜。勳究下令分兵守九門。自率衛叩宮門。奏請宣統升殿。宣統喜且懼。願少緩以加斟酌。勳力言後門已佈就緒。決無他患。且此事迅雷不及掩耳。緩將生變。宣統不敢抗。乃出宮。宣旨復辟。援勳爲政務大臣。兼領北洋軍事。消息既佈。曹錕等以其單獨行動。跡近賣友。而段祺瑞亦思乘機活動。遂至馬廠誓師。陳光遠軍中分三路討張勳。以五千人戰於天壇。大敗。城內兵亦潰。勳

狼狽逃入荷蘭使館。復辟軍遂瓦解。後馮國璋就總統職。世昌爲勸說。國璋曰。少軒我老友。安忍害之。遂任其於荷館不之間。又年餘。世昌就任。乃特赦出之。勳出身卑微。初不識字。及貴。乃令幕僚按日講授史事。二則以爲常。故勳恆曰。民國二字。不見史策。故我必棄之以歸清。由是以觀。勳之效忠於故主。其愚真不可及矣。

勞乃宣堂下拜靴

勞乃宣字至初。浙人。亦清室遺臣之一。蚤年以進士出身。任直隸知縣。爲官清正廉隅。尤善治教案。教中豪強匿跡。時畿輔各縣。皆推爲循吏之冠。後以張之洞之荐擢爲吏部主事。晉四品京堂。供職於憲政編察館。其時朝中羣僚分新舊二派。新派主立憲。則袁世凱爲其領袖。而楊度吳廷燾之流皆附之。其主又則以摹倣日本爲主。舊派主官主。則張之洞爲領袖。而勞乃宣喬

樹柙之徒附之。皆主保守專制之舊制。而稍參以新法。兩派互相排擠。報紙輿論皆攻擊舊派。而那拉后終崇舊而惡新。及宣統卽位。親貴之出洋遊歷。在日夥。歸而議新政。舊派之勢遂漸衰。乃宣雖充講官。而朝皆目爲迂腐。唯榮慶喜其端謹。特荐之爲提學使。民國後。勞避居青島。於時事概不顧問。惟每聞清廷舉行典禮。必入京隨班行禮。某年元旦。乃宣循例入宮朝賀。宣統憫其忠。賜以朝靴一雙。乃宣再拜奏曰。臣新靴不敢受。願得陛下御用過者。以志聖恩。宣統允之。乃宣狂喜。持靴歸。製檀木爲龕。供之中堂。易堂額曰。聖靴堂。已則率子女朝夜焚香跪拜。終年不懈。見之者莫不笑其癡云。乃宣又常作書致袁世凱。勸其中興清室。又著一書曰道統論。蓋宣闢復辟之事。不遺餘力。當時輿論大譁。或請政府予以懲戒。而袁是時適圖帝制。遂置不問。

康有爲扶乩復辟

有爲名滿天下。綜其生年事業。毀譽皆半。而始終効忠清室。雖蒙讖詬。卒不改行易節。張勳復辟。冒天下之不韙。而事之擘畫。半由於康。蓋其孤忠愚節。亦有足多者。康初戊戌之變。遁入南洋羣島。立保皇黨於海外。庚子復遊美洲。海。歷歐美。及光復後。始還國。終步居滬。袁世凱黎元洪等。皆以耆老之禮奉之。而有爲之志。實在復清。與張勳交甚密。丁卯勳率師北上。知其將舉大事。乃自往南京見馮國璋。勸其響應。國璋見其愚。乃紿之曰。茲事體大。少軒爲粗率。非有深謀遠慮。恐其易致敗也。今惟望公從速北上。庶可助一臂。有爲大喜。以爲馮意已允也。遂星夜乘快車入京。適復辟之議已寢。乃革虛君共和制。及朝儀與勳促其舉事。先是都中諸文士。嘗爲扶乩之戲。諸詞唱酬。從者甚盛。號爲集雲壇。有爲既抵京。卽恭肅赴壇。默禱復辟之事。并乞乩仙先示休咎。禱畢乩動。判曰。成功大吉。有爲狂喜。遂於是夜席間。見勳竭力懇之。

動聞其言。意益堅。夜半。事遂暴發。然不數日而兵敗天壇。有爲仍隻身逃歸滬上矣。然則果乩仙之無靈耶。抑有爲之心未誠耶。或曰此乩本屬僞造。康至之日。適沈曾植等。同此沈固已知康之意。故預囑乩手爲之。康竟不察。遂鑄成大錯。然康自後。遂不信乩言。有與之談及鬼仙者。輒觸其舊恨。爲之嘆息不止。

鄭孝胥晚年殊遇

孝胥字蘇戡。閩人。清光緒壬午舉人。早年官中書。繼調日本神戶領事官。戊戌變法。以保涑異材。召對。乾清力陳日本論練陸軍之效。辭甚愷切。德宗大爲嘉納。命具條陳。奏問事未果。行而政變禍作。自是孝胥從張之洞於湖北。爲幕僚。領就兼主軍事。岑春暄駐兩廣。奏請孝胥率湖北延陸軍。戍龍州。得旨以四品京堂補用充邊務督辦。兩年歸寓滬上。庚戌隨錫良入京。說以借

款築鐵路之策。奏上未行。良忽得罪罷官。孝胥亦反滬。適遇盛宣懷掌郵部。孝胥固盛舊幕僚。至是爲之謀盡路事。盛感之。奏請簡孝胥爲湖南布政使。且議定明年將擢爲湘撫。乃是秋革命事起。清祚以亡。從此孝胥居滬寓。不復出干政事。徐樹錚託林紓勸駕。覆電祇一否字。每各方開會演說。通殿號召。並皆廢絕。及癸亥秋。廢帝宣統忽電召入宮。拜爲內務大臣。寵遇極隆。時清宮諸務廢弛。書畫珍玩。爲內侍盜竊無數。而民國優待費。又積欠莫得。孝胥既入宮。乃日夜擘畫。不辭勞怨。而積弊爲之一清。又作萬言書。向民國政府索款。不得。則奔走乞哀。必獲數成。乃止。以是之故。清室諸人。莫不感之。宣統待之尤優異。按孝胥少時與張謇齊名。然謇富達。而孝胥所謀輒敗。至於偃蹇滬上。幾不聊其生。乃晚年忽受故君寵遇。當亦非已所能料者也。

梁鼎芬授書痛哭

鼎芬夙工文學，爲名翰林。而性極好名，嘗上書彈劾李鴻章，爲那拉后所怒。幾置重典。後遷河湖臬司，又數劾奕劻、袁世凱，朝昏不理，乃稱病乞休。疏中以身譬國，言疾病之中人，猶奸臣之誤國。辭極痛切，張之洞嘗薦之爲湘撫。那拉后不許。自是鼎芬落拓貧窶。至依其表弟馮啓鈞以爲活。而忠君之心終不懈。革命後，屢說黎元洪扶清。元洪笑謝之。乃往哭崇陵。陳寶琛言其忠於故君，授爲崇陵陵工大臣。陸潤庠卒後，遂爲宣統師。一日爲宣統講歷史。講至宋秦檜、張邦昌等賣國求榮之事，忽伏地大哭。宣統驚問其故。鼎芬泣且奏曰：「臣心有所感，悲不自勝。遂致驚爲聖上，罪該萬死。然陛下亦知臣所以痛哭之故乎？夫我朝自順治入關，一統中華，享已三百年。一旦至陛下而失之。究其失國之原，莫非因奕劻等之顛預荒淫，顛倒朝政。而其尤誤者，乃在辛亥袁世凱之力主和議。今觀北宋之亡，如出一轍。故袁世凱之罪惡不

下於秦檜。而奕劻卽張邦昌也。然今日陛下。當知武人中尙有精忠神武如岳飛者。一人蓋張勳是也。陛下今後不欲圖復國則已。苟欲圖之。非恃張之力不爲功。而此外之忠於故君者。若某若某。亦皆中興後之將相才也。鼎芬且哭且言。幾於匍匐不能興。宣統初聞之大愕。旣而亦揮淚命扶之起。嗣後鼎芬每授課。輒作故態。宣統漸厭之。見鼎芬卽曰。師傳勿哭。

樊樊山賀詩笑柄

宣統大婚。凡清室遺老。皆入宮朝賀。且進呈詩詞文爲賀。一時宮中各殿懸掛幾滿。大婚後三日。循例在乾清宮賜宴。此時宣統亦並不以君主自居。屆時居然出殿周旋。座中見樊樊山。便笑曰。樊增祥。近來詩興好否。樊急跪奏。老臣幸精神未退。前日所呈賀詩。未知曾經御覽否。宣統曰。賀詩過多。朕實未及遍觀。君之所作。未知懸掛何殿。一時不易找尋。君如能記憶不。則請君

背誦一遍。樊曰：臣適攜有原稿，即可呈請御覽。官次急索，諸囊得一紙摺，爲小方勝，忽忽不及細檢，遽以呈宣統，展閱之，則並非詩稿，乃一局票也。上書八大胡同某里某號花愛玉，速至共和館侑酒云云。宣統見之大怒，以爲樊之有意侮辱也，將加以聲色。既而自念亡國之君，殊無勢力及人，祇得忍而不言。而樊見之，知已誤取，不覺大驚失色。出宮後，尙覺怔忡不寧。歸後自索致誤之由，則又啞然失笑。蓋樊性喜狎邪，徵伶徵逐，無虛日。年至八十而老興仍不衰。故家中此類局票亦多如彼之詩稿。有時亦書其詩於局票之反面，信手亂擲，初不檢點。是日入宮時，行色匆忙，以致誤懷此票，可笑甚矣。樊之爲人，雖亦以遺老自居，然品節實不如梁鼎芬等遠甚。當洪憲時代，亦嘗作詩稱賀，有洪憲開元第一春之句。袁世凱每有錫予，必具文申謝，製詞務極工麗，以稱述感激云。

